

《王者出行图》
胡涛提供

北庭纪事

□陈秀梅

公元754年，深秋，北庭。寒风卷砾，灌满岑参袍袖。他勒马远眺——天山雪峰穿云，脚下驿道蜿蜒。晨光中，北庭城的轮廓在炊烟中隐现。乡愁与戍边豪情在岑参胸中翻涌，最终凝成笔下苍劲的诗行。

这里不仅孕育了岑参的诗，更沉淀着一个强盛文明的气韵风骨。

1200多个秋天过去了。2025年秋末，我站在同一片天空下——天山依旧头戴银冠，盛唐的北庭城已化作大地的浮雕。

从吉木萨尔县城出发，10分钟车程便从现代街市踏入曾经的盛唐古城。我在北庭故城遗址西门上观光车，司机卢颜亮是北庭镇古城村人，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。

“从西门往东，这条大街直通东河坝。”卢颜亮指向一处巍峨土垣，“那就是东敌台。”

车至东敌台下，横绝大漠的雄浑气韵扑面而来。

再向北行，卢颜亮指向几截苍老土墙：“老人们常说，这就是‘破城子’的北楼，据说是岑参当年常登临的地方。”如今，这里几株古榆摇曳碎金，早已洗去“杀气凝不开”的肃穆，只余一片静谧。

卢颜亮忆起往事：20世纪80年代，故城被叫作“破城子”，城墙边遍布土坯房，还有人挖墙土做肥料。转变始于2012年——北庭故城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，2010年启动的136户村民搬迁工作同步推进，村民为保护遗址陆续搬离。2014年，北庭故城作为“丝绸之路：长安—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遗产点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“全县人都明白，这座城不属于某个人，而属于千秋万代。”卢颜亮说。

吉木萨尔县地处天山北麓半山地带，土壤肥沃、水源适中，自古有“占北庭要塞，得北疆沃野”之说。正因这份生机，汉金满城、隋末唐初可汗浮图城、唐北庭城相继在此扎根，高昌回鹘以此为夏都，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，直至元末明初，城池渐被时光淹没。

瀚海长歌：唐风万里贯北庭

公元640年，唐太宗力排众议，设立庭州，北庭的辉煌大幕就此拉开。

7年后，“参天可汗道”贯通，68座驿站如“物流网络”，连接草原与中原。

庭州南接南疆、北眺草原、东连中原、西通中亚——这个丝路中枢，成为商旅、使节的必经之地。

“无数驼铃遥过碛，应驮白练到安西”的盛景，在这里日日上演，只不过是“应驮白练到北庭”。

据《隋书·裴矩传》中收录的裴矩所著《西域图记序》记载：“北道从伊吾，经蒲类海铁勒部，突厥可汗庭，度北流河水，至拂菻国，达于西海。”此即丝路新北道——自敦煌启程，沿天山北麓西进，直抵地中海之滨。其天山北麓的核心区域，正是唐代庭州的治所所在。

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繁忙通道上，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人最为活跃。他们组成骆驼队，跨越天山，以庭州为核心中转站，往返于撒马尔罕与长安之间，既是丝路重要商业纽带，也为这片土地带来西方异域的金银器、玻璃器、宝石与香料，向远方输出中国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精美物产。

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，留下鲜活细节：中亚米国粟特人米巡职已成为“庭州根民”，他向官府申请公验前往西州经商，官员批示“任往西州市易，所在烽塞勘放”，允其出行。

一纸公文，既见唐朝开放气度，又显西域与中原往来无间的融通格局。

公元702年，武则天将庭州升格为北庭都护府，设烛龙军（次年更名为瀚海军），后又增置伊吾军、天山军。至此，以瀚海军（1.2万人屯驻北庭）为核心的军事体系正式确立。

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以天山为界，形成“南北分治”格局。以北庭城为核心的军政体系应对来自草原的威胁，安抚管辖天山以北草原地区诸部，同时也维护着丝路新北道路网的平安运行。

在北庭都护府经营下，丝路新北道从利用率较低、设施简陋的通道，蜕变为道里清晰、驿站完备、驻防严密的“阳光大道”。它不仅串联起广袤草原，更跃升为中原进出中亚的首选通道。

强大军政保障下，“一驿过一驿，骑骑如星流”，驿站相连，守捉相望。史载：“伊吾之右，波斯之东，职责不绝，商旅相继”，描绘出丝路新北道安全畅通的盛况。

得益于持久的和平与秩序，北庭的社会活力被充分激发，步入空前繁荣的时期。

驻军大兴屯田，开垦二十屯良田，不仅实现粮草自给，更夯实了边疆稳定的根基。依托这份安宁与富足，北庭城中，商胡杂居，百货云集。遥想当年，坊市之内行业分明，彩帛行、果子行、米面行、铛金行等沿街列肆，市声盈耳、熙攘纷呈。一座融汇大唐气象与西域风情的国际都会跃然于眼前。

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《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》记载：金满县的著籍群体共1760户，分为本地编户百姓、行客及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“兴胡”三类。本

地缴税占总税款的三分之一，其余三分之二来自行客与“兴胡”。

作为庭州州治、北庭都护府核心治所，金满县是天山北麓军政商贸枢纽，行客带来中原技艺，“兴胡”联通丝路贸易，他们既是当地重要税收来源，更印证了此地多民族聚居、军政商贸并重的繁荣。

在这片繁华里，裴仙先的故事尤为传奇。武则天时期，他因言获罪，辗转流放至北庭。裴仙先凭借出众的经商才能，利用北庭丝路核心和农牧交汇的区位优势，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。他“娶降胡女为妻，妻有黄金、骏马、牛羊，以财自雄”，构建起东起洛阳、西达碎叶的庞大贸易网络，成为闻名遐迩的北庭巨富。

文臣武将岑参、封常清等在此经略安边，著述传世，四方豪杰突厥人阿史那献、粟特人曹令忠（受唐赐名李元忠）、羌人荔非元礼等在此戍边守土、挥洒热血。他们虽族属各异，却同为大唐臣民，在这片土地上谱写交融共生的壮阔篇章。

封常清与岑参在北庭的际会，将个人命运与边地风云，凝为时代剧变的历史缩影。

公元754年，年过四十的岑参怀揣立功报国之志第二次来到北庭，与主帅封常清结下深厚情谊。彼时的封常清早已凭借才华获名将高仙芝赏识，在西域屡立战功，官至摄御史大夫，其治军风采与沙场功绩，深深触动了心怀壮志的岑参。

此后，北庭军旅生活成为岑参创作边塞诗的源泉。他的笔，既描绘了“胡地首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的边塞风光，也歌颂了封常清“前年斩楼兰，去岁平月支”的武功，更留下“将军角弓不得控，都护铁衣冷难着”的回忆。

遗憾的是，这段知遇之缘终被时局碾碎。

安史之乱爆发，封常清御敌不力，被诬告处死。

名将已逝，但关于北庭的记忆，却被岑参的笔墨留存下来，成为北庭最鲜活的历史档案：“孤城天北畔，绝域海西头”勾勒地理景致；“细管杂青丝，千杯倒接罍”与“参差殊俗语，乐杂异方声”展现军民情谊；而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叶蕃王能汉语”则印证了汉语的广泛传播。

吐鲁番出土的马料账文书，清晰记录着：“岑判官马七匹，共食青麦三斗五升，付健儿陈金。”为诗人行踪留下珍贵物证。

北庭的繁华更离不开文化的深度浸润。唐朝管辖北庭的一个半世纪里，佛教深深扎根，官修佛寺龙兴寺是中央对西域行使管辖权的象征，龙兴寺译场曾见证了高僧悟空的贡献，悟空曾在此驻留译经。

唐朝在经略西域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，佛教、景教、拜火教等多种宗教蓬勃发展，西域文化达到巅峰时期。

公元981年，宋太宗派王延德回访高昌回鹘。使团抵高昌，在北庭见“其王及王子、侍者，皆东向拜受赐”，游览观十四年建造的应运天宁寺（文献亦记为应运天宁寺），观北庭“城中多楼台开木”；公元1221年，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途经整思马大城（今北庭故城），“王官、士庶、僧道数百，具威仪远迎”，“侍坐者有僧、道、儒，因问风俗”，当地人告知“此大唐时北庭端府”，同时还见到“有龙兴、西寺二石刻在，功德焕然可观。寺有佛书一藏”。两人均见北庭城内梵宇巍然、文化昌明。

约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，北庭城在连年战乱中走向尾声。

随着最后一支商队消失在丝路尽头，最后一座佛寺在战火中倾颓，驼铃渐杳，诗声已寂，北庭的故事似乎戛然而止。曾经的繁华都会，如迟暮巨人般缓缓倒下，将数百年辉煌交付大地。

如今，北庭故城西北角那座高约两米、杂草丛生的土堆，或许正是龙兴寺昔日的佛殿遗址——它静默苍凉，承载着所有的记忆。

历史的尘埃缓缓落下，但叩问与追寻，即将开始。

叩问大地：折戟沉沙铁未销

北庭故城的现代考古历程，是一部跨越百年的探索史诗。

“断壁苍苔花十里，至今形势控西羌。北庭故城人犹识，赖有残碑记大唐。”

公元1771年1月，纪晓岚到吉木萨尔勘探时，意外踏足“破城子”。他见到倒塌的寺庙、半埋的石佛、形如覆釜的铁钟等遗迹，相关见闻被记录在《乌鲁木齐杂诗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。

这段记述为北庭故城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，直至公元1775年当地出土刻有“金满县令”字样的唐代残碑，最终证实此处便是大唐北庭都护府遗址。

近半个世纪后，徐松循迹而至，于《西域水道记》中记载：“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，地曰护堡子破城。有唐《金满县残碑》，唐造像，元造像，余归程宿于保惠城，日已西，驰往护堡游访破城，孤魂坛有败刹，悬铁钟厚寸许，剥蚀无文，形如覆釜。”

两位学者的笔墨，让这座静卧在天山与瀚海间的古城，重新进入后世学者与探险家的视野。

20世纪初，部分外国探险队曾涉足这片废墟，带走部分文物，留下了最初的考察图纸。

1928年，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地质学家袁复礼，用专业仪器为北庭城绘制了《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》，可谓北庭第一张详细精确的“身份证”，标志着中国人开始用科学方法系统研究北庭故城历史，是中国学者对该遗址开展现代考古探索的重要开端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北庭故城考古迎来春天。李遇春、孟凡人、薛宗正等学者前赴后继，让“破城子”的秘密一点点浮现。

1979年至1980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发现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（俗称西大寺）进行了发掘，确定其为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的高昌回鹘王室寺院。该遗址是天山北麓唯一历经宋、元的佛寺遗址，留存大量塑像、壁画及汉文、回鹘文题记等文化瑰宝。

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内，一座钢构展厅严密包裹着曾经裸露于风雨中的西大寺本体遗址，为这座千年佛寺提供了细致呵护。

馆内两件珍宝尤为瞩目：其一为《王者出行图》及供养人壁画，既描绘了“八王分舍利”佛教故事，又用回鹘文标记了回鹘王阿斯兰汗的依婷公主及驸马的供养人身份；另一件是交脚菩萨像，融合中原审美与西域舞姿，兼具生气气息与世俗风格，虽头部残缺，但残存的木胎泥塑衣褶仍显昔日辉煌。

北庭故城考古真正的转折在2018年到来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率领团队，展开对北庭故城遗址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。截至目前，北庭故城遗址已累计发掘面积超2.1万平方米，出土文物3500余件。

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后面小院的平房内，我见到了郭物。他头戴洗得泛白的灰帽，面庞黝黑透着日晒痕迹，一身简约灰外套搭配磨白的灰色裤子，黑布鞋上仍沾着未净的泥土。

2006年春，郭物踏着风沙走进北庭故城，自此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。

跟随郭物“巡城”，恰似翻阅一部立体的千年史书。郭物团队不仅从一砖一瓦中读出了这座城的灵魂，更揭示了北庭最终“一轴一横街，两套四重八块”的城池格局与“内政外武”的智慧设计。

所谓“一轴”为子城南北向轴线，“一横街”是庭州城中部连接西门的宽敞街道；“两套”指内外双城（即原庭州城与扩建后的北庭城），“四重”为子城、两重内城、外城的层层相护，“八块”则是城内划分的各类功能区。

站在11号遗址高地，郭物指向脚下起伏的土丘：“这格局暗合长安的城市建设制度。”他的介绍层层展开：考古发现中外钱币、围棋子、玻璃、瓷器等中西交流文物；内城出土的莲纹砖，融合佛教的莲花与波斯珍珠纹；这类高级建材在唐代皇家与权贵中颇为盛行，也说明北庭故城的规格之高。

文献所记应运天宁寺和“龙兴寺”残碑、“悲田寺”刻字陶器残片的发现，佐证了唐代官方寺院在精神文化方面对北庭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“北庭故城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城市，布局规划、建筑技术、建筑材料均为唐代范式。在大的形制布局上以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为蓝本。”郭物分析，早期的庭州城市规模仿长安、衙署、街道井然有序，讲究威严仪度和地脉风水；提升为北庭都护府后，外城安置瀚海军，城门有瓮城，城垣高大曲折以适应战备需求。这种“内政外武”的双重设计，既延续了中原都城的礼制传统，又融入了西域地理特点，成为古代城史上的创新范式。

古人选址地亦见智慧。城池坐落于天山融水形成的东、西河坝之间，以东河坝为天然护城河，易守难攻；丰沛的水源更保障了军事、交通与日常之用，占尽地利。

在13号遗址的挖掘现场，三口相连的古井渐渐显露出来，井底不断有水渗出。“照这些年的经验看，这些古井八成还埋着陶片、瓦当这类东西。说实话，考古最让人开心的，是找到带字的物件——因为哪怕一个字、一块残片，都可能告诉我们，老祖宗当年在这儿做过什么。”参与北庭故城考古已7年的当地农民王习豪，休息时谈出他的看法。

和王习豪一样，考古队里的工人都来自周边村庄。他们熟悉这里的水土与地貌，翻土、清理、搬运，动作熟练利落，既是考古队中最靠谱的“土专家”，也是这片文化遗产的默默守护者。

站在遗址高地上，我道出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：“郭老师，在您看来，北庭最珍贵的‘文物’是什么？”郭物坚定而深情地回答：“是这座城。”

在郭物看来，北庭故城的价值远超一座遗址的范畴。它沧桑的身躯，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绝佳证明。

“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网络，是历代各民族共同开拓、共同守护、共同生活的家园。它所维系的安西、北庭体系，保障了‘丝路千年畅通，其核心正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先声。”郭物说。

“你会发现，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’与‘丝路精神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，“正是内部多民族的凝聚与共生，为丝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护卫力量；反过来，丝路带来的开放与交流，又为这个共同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活力与



“悲田寺”刻字陶器残片。

□本报记者 陈秀梅摄

文化养分。它们共同铸就了北庭的千年辉煌。”

正是这种内在的、生生不息的活力，赋予了北庭超越地域的宏大历史意义。对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陈星灿指出：“以北庭为核心的城市体系，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，展示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。”

“北庭故城遗址就像一部等待持续破译的‘瀚海天山大书’。”郭物感慨道，“这座古城，至少还能再做50年的考古工作。”

北庭新生：忽如一夜春风来

天山北麓，风声如诉。

行走在北庭故城的残垣断壁间，耳畔似有驼铃悠扬；从旷野步入博物馆，那个遥远的“北庭”，正逐渐显露清晰轮廓。

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内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间向公众敞开。透过玻璃幕墙，可见修复师正拼接陶器碎片。“目前还有近600件文物待修复。”修复师王云说。展厅灯光下，4块陶器残片拼接的“悲田寺”刻字格外清晰。这件唐代寺院的寻常器物，让史书中的“北庭”从一个名字，化作一个有温度、有香火的真实存在。

文物修复让历史碎片重获新生，数字化技术则让北庭过往更可感。

“2021年完成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数字化展示保护项目，借助3D建模、虚拟漫游等技术，生动复原遗址鼎盛时期建寺礼佛的宏大场景，观众可全景观赏。”北庭学研究院工作人员胡涛介绍，北庭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，已与全国20多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，持续推进北庭故城的考古发掘、文化阐释与保护工作。

历史的“复活”不只在博物馆。

夕阳西斜，吉木萨尔县北庭历史文化名街，正热闹非凡。

以古城门、孚远楼为实景背景，依据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壁画《王者出行图》打造的实景演出再现回鹘王室华章。不远处，身着铠甲、手执红缨枪的“瀚海军”士兵沿街巡逻，重现北庭都护府将士巡城护疆的壮观场景。

夜幕降临，街市灯火与星空下的故城遗址遥相呼应，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座丝路古城历经千年而不减的生机。

北庭何以越千年？靠多元一体的交融共生，更凭生生不息的丝路精神。

2023年10月18日，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：“我们深刻认识到，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，是共建‘一带一路’最重要的力量源泉。”

丝路精神跨越千年，以新的形式延续传奇。截至2025年10月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1万列，物流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——现代“钢铁驼队”的鸣笛声，如新时代驼铃般响彻亚欧大陆。

2025年8月，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联结更显深意：福建鼓浪屿、新疆北庭故城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三座世界遗产地，携手缔结友好合作关系，共同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共同体，让文化遗产成为民心相通的桥梁，奏响文明互鉴的乐章。

北庭故城的夯土城墙在星空下静静矗立。它曾见证“功名祇向马上取”的豪情，承载“悲田寺”的社会温情，聆听龙兴寺的诵经声。如今，这些历史余韵已化作中欧班列的鸣笛，数字化复原的光影与探寻者的目光。

深邃夜空里，飞机闪动微光，划过北庭故城上空、穿行天山之上——或飞往中亚绿洲城邦，或飞向欧洲平原腹地，或自西亚飞往北京。古老丝路之上，又多了纵横天际的空中廊道。

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·弗兰科潘在《丝绸之路：一部全新的世界史》中所言：“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。”

北庭故城的断壁残垣，早已不是文明的挽歌，而是镌刻开放、包容与合作精神的永恒碑铭；它曾守护的，不仅是一座城的安宁，更是一条贯通古今、通向未来的路。